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顔魯公集

總目

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顔魯公集總目　　別集類一　唐

卷一

奏議

卷二

表上

卷三

表下

卷四
碑
卷五
碑
卷六
碑
卷七
碑

卷八
碑
卷九
碑
卷十
墓碣墓誌
祭文
卷十一

書帖
讚
題名
卷十二
序
卷十三
記
卷十四

記
卷十五
詩
卷十六
補遺
臣等謹案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唐顏真卿撰後附以年譜及碑狀真卿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見于藝文志者有興觀集十卷

盧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某者採掇遺佚編為十五卷劉敞為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筆録極稱其採録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别為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詳為考訂而宋沈所編全書皆

不存後人復分元剛之十二卷為十五卷以
當之迨明而流傳益罕今世所行本乃明萬
歷中真卿裔孫允祚重刊脫漏舛錯盡失其
舊獨此本為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
然猶元剛原本也真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
章典博莊重稱其為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
禮尤為精審特遺文在宋散佚已多故元剛
所編亦不免缺畧今去唐益遠而其文之見

于石刻者尚間有可採謹詳加搜輯得殷府
君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迥廟碑銘一首
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
監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竹山
聯句詩一首奉使蔡州書一首皆有碑帖現
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墓誌殘文二
篇見江氏筆録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
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内至留元剛所録禘祫

議其文既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

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叙事之辭亦非真

卿本文又干禄字書序乃顔元孫作真卿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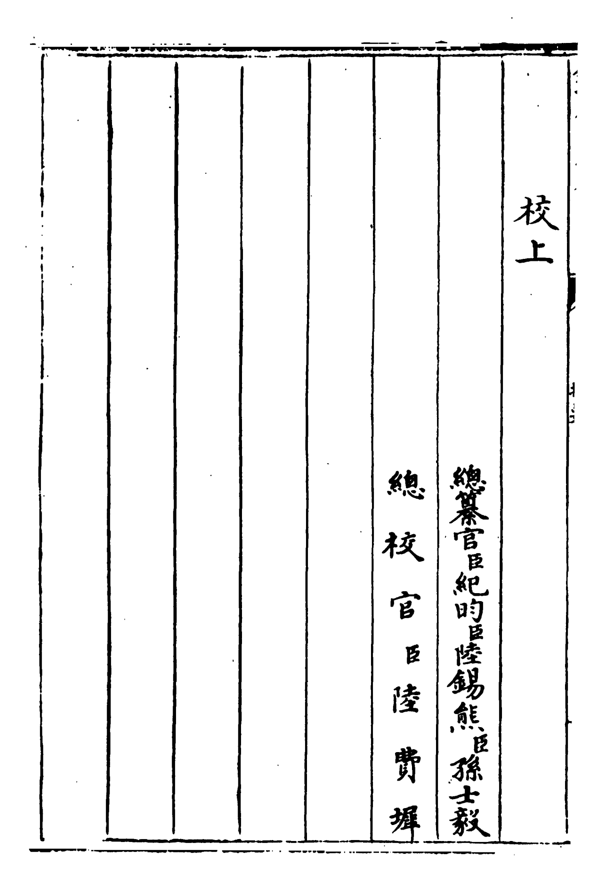
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為真卿文亦為舛誤今

並從刊削焉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

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

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

子官終起居舍人云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顔魯公集原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祗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没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葢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偏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

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為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葢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劉敞

顔魯公集卷一

唐　顔真卿　撰

奏議

請復七聖謚號狀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

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界大朴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貶多不以為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

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壼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葢非高宗之所獲已洎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劒門下罪己之詔叙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議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

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迺十倍於古焉而累
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
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
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然所失豈不
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
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
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
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

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
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
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
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
以為高祖已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謹按舊制
宜上高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
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
太廣有適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東

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為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為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敝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於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論元皇帝祧遷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髙祖神尭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

毁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毁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毁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其人不居葢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

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
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
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祧遷之證假
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
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
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
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禘祫之時然
後饗祀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祫同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

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
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
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
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
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
本尚順之明義足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
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

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

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黒變黒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

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
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
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
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
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乗騎便往所以
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
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
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

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
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
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
于今日天下之弊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葢其
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彫瘵太平之理
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
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
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

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没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陜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猒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

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朝會有故去樂議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

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充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晏今不宜懸宋書禮制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遏密懸而不作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

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
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
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
情於遏密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秉權通以變
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
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說禫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
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
量輕重懸而不作

顏魯公集卷一

顔魯公集卷二

唐　顔真卿　撰

表上并批答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既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脚力

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
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行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
奉皇帝七月十二日勑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
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
姓等蹈舞抃躍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禄大夫顧以庸微頻
叨寵命道路隔絶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
逆賊安禄山狐負聖恩憑陵寓縣禍盈惡稔尚稽天誅

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
垂拱頤神以覲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
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批荅

允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
岐梁至於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歷爰静妖氛今
官軍益振迴紇効款即擬南行共為翦滅卿忠惟
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

申寵命兼以崇班宜有懋於深功且用光於重守

讓憲部尚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為善不勸有罪不罰為惡罔懲陛下赴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於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屬逆賊安禄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

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

會同討允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西

巡光弼等却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録臣無功

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凡允南弟允臧等連

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

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

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

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三

蕃正臣等尅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没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為歸罪闕庭愈於受擒賊手所以偃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楊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張帳同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勑先超授吳郡司士鄭䟐樂安郡太守令於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即赴行在遂

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即累
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
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惶懼陛下縱
含弘善貸不忍明刑在臣靦冐至深胡顔自處臣忝為
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
損若受任失守還朝屢遷示國無刑於臣大損非敢外
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為政之體必在
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於

寵四海何贍伏願陛下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賞之令寵榮過於尚書遠矣無任懇悃之至云云

批答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効忠節頃蜂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允盜雖平原不守而功効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膺申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累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慙惶靡據中謝臣㢹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於兇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盖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内兼總憲司撫巳鈌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稱為副相東方朔舉自古賢聖

以次百官乃以孔丘為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
況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
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僶俛就班俟隙請間方擬牢讓
不圖榮寵又集微軀聖恩頻繁固令即上陳請莫遂惶
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内或有身兼數官苟貪
利權多致顛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其忍自
冒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詣閤門陳謝以聞倘天聰聽
畀猶冀少迴恩送停臣一職别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

於畢力臣某云云

批答

卿德重才愽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

再造區夏籍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允膺其象弄

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讓所謝知

馮翊太守上表謝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馮翊太守以某日至郡

上訖受命祗懼伏增戰越中謝臣自失守平原萬里歸

命甘心斧鉞用儆敗亡陛下録纖芥之誠捨丘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憲臺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臣叨幸何以克堪誓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任重福過災生涓塵莫効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下慙魯衛之士槩木加劍未塞深尤禦魅投荒乃為殊造陛下識其眉目矜其要領待罪猶忝於左馮翊官不離於本秩感念恩德淪于心髓木石知變況在微臣伏惟陛下察其戇愚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實荷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

允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殺傷者雖或蓋藏逃亡者尚
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宣諭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
伏惟陛下減省聖慮不以此郡為憂則臣之愚忠生死
萬足其戶口實數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
奏聞無任感戀之至

批答

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兼曳履之寵
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舊勲遂從寛宥

今左輔之郡凋敝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効所謝

知

蒲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魚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瓆計會遊奕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祇承寵命伏增感惕中謝臣竊以此州之

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允未殄防禦是先
況振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既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
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生人恩
涵墜履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
集事戴荷殊獎無忘寢食但臣愚駑有素智勇缺然將
以鎮遏艱虞導揚德澤拜命之日以榮為憂唯君知臣
赦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以聞陛下不以為煩則臣死
而獲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簪紱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効忠勤況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佇於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虞恤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為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弘不遺簪履捨其罪戾假以麾幢感戴恩榮死生知報中謝臣以為全吳舊國分

閫重權煮東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
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嗟甘從南北之限苻堅怙
侈爰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
寄鎮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
為憂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
都統節度觀察使李峘處分訖即赴昇州即當繕修甲
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
陛下平明之理一心勠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

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為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弘籌略為朕緝綏所謝知

謝戸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為戸部侍郎榮寵自天

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

賢不授況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疎拙獲罪朝廷
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勳封盡
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遐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
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纔涉旬朔不
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見
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
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
感戴惶懼之至

批荅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録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愜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為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禄大夫浹辰之間殊澤洊至恭承

寵命戴荷交馳中謝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
司非賢弗授伏揆虛薄祇懼實深常恐上塵則哲之明
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
復叨榮既甚宥過何深佩玉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忘軀
拜賜惟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
營之至

批荅

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渝

握鏡懸衡鑒人倫而式叙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

臣復銀青之舊階鳴水蒼之雜珮佇聞密啓以定

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荆南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

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戰荷無地中謝竊

以荆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

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囊

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祇承睿顧伏深慙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明邁偉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搓𢓡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顏魯公集卷二

顔魯公集卷三

唐　顔真卿　撰

表下 并批答

謝贈官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王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

中謝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特為伯父故祕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注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夭閼㦯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且麻孩提未識養於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杲卿即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奬杲卿雖

死為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禄夙夜祗懼慚戴已深不謂霈澤曲霑褒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為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内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謝以聞云云

批答

卿之乃祖當為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讃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訖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

石兼力拙自書葢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縁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慺慺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耻之

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云云

批答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感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刋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顔魯公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顏魯公集卷四

唐 顏真卿 撰

碑

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禄山强暴之初乾䇮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方胥悦克己而天下

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闞五年椎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跧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眞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

及巳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唉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巳亥春三月巳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劒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汔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盖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昜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

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寳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籠域中而蒙福乘陁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涘之前古𣅜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䝤緯武戡亂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虩虩遘兹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既誅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逈映來今孫髙往策去殺留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濵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介鱗翮環海為池周天布澤致兹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護流水長者徒稱往昔

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

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眞卿勒銘敢告凡百臣貞

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辰撰至大歷七年秋九月巳

亥自撫州刺史蒙除湖州八年秋七月戊戌於州駱駞

橋東追建吳文休鐫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

七年夏五月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

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絶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黄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黄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

黄蘖山出，故號黄浦，俗亦名黄蘖澗，即梁光禄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厦謂之温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吴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說文云：它，虵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于記中。大歴七年真卿蒙剌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上，真卿遂

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
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蔟桂之間創桂棚
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
各樹桂之有支徑以汞君步馬因呼為御史徑真卿自
典校時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
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
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源本無所不
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

紹高質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禄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歳真卿叨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冲評事湯其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顔祭韋介左興宗顔策以李夏於州學及放生

池日相討論至冬徙于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顔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録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顔暄沈殷李莆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吕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闓司議丘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凡碁弟薦蔿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柏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竇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頵顗往來登歷時抒山大

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遠靈曄昭於禪誦相與言曰昔
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
詞況乎兹山深邃群士響集若無記述何以示將來乃
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蔵事銘曰
夏后南巡山名是因梁王東勝寺傍攸詢形勝天絶䙡
模㬥新避宅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黄申二庚
迨遭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羣彥惠
臻海韻源鏡自秋徂春編同貫魚學比成麟𡍼託勝引

丞倍僧琢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

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劘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

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

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璟字

闕二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

部尚書襲烈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髙

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烏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胷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六闕二字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遅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

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宫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髙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録事參軍拜舞趨出后異而名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

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自免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黄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争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内史令勑公出公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

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勑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疇康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

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玄宗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隆初即景雲元年也是年六月甲申改

元唐隆七月巳巳改元景雲璟之拜命在丁巳未改景雲之前故曰唐隆初宰相表統言之故曰景雲粤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禄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甞於光範門内坐步檐中諷宰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東宫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横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歴魏兖冀三州兼河北

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賔公之下車無敢不竸彼之風俗兢趨茍簡茅茨竹梘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朂名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

一言思朂以將軍貴幸泣訴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黄門監修國史五年改號侍中明年幸洛陽至三崤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獘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上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鳲鳩之德錫以名

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
宗悦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
公策勲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
勑公按覆如京兆司録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
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
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宂渠之外一切原
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
廟堂之上鏡機朝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閲堂案每

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新舊史並作十二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覩省以誡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戸部尚書王晙為莫逆之友晩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輙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為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

人信其可得聞者慗退二十一年新舊史作二十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禄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絶賓客其年新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絶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

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内之理一以見咨躡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乂或哲或義克

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處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雷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噐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蠢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

王之威寳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謀猷著
明日月大歴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
以真卿天禄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
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録已編於方册而豐碑勒銘表墓
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畧陳萬
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
翼文皇吏部黄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

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衡閒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嗤梅艷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閫黼扆驟列繡裳遷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

生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
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悉心糺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
席寵于常責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
刺貝立朋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獨循墻處之不怍轉旃
于杭既遷鄞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宫
相亟綰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竊立謡詠相翔
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驂
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趪趪旋臨建德郯涖南荒俚帥咸

蔵茅棍是檏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裴略無交言帝用式瀐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黄樞鈞軸是將匪躬謇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鄣河東閲故汗洽流漿狂豎犯闕兇渠既戕命公覆獄咸脱死亡乃陟右揆庶政泱泱每譴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庻保康强方崇饋酳孤映纎緗天不慭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凄凉市既罷賈舂仍絶粻乃贈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

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喤喤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窣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賜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碣堅萬古喾相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名虎總師于拳敏之業南威蠻荆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

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資廓清河朔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沉勇累葉將邊㦧威稜於幽碣公即薊公之第四子也體渾元之正性秉弘毅之高

屬天予純嘏生知禮度謨謀炳邃默識沖深傑出經武之才鬱為興王之佐故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社稷威寳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為國宿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絶不為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

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長史尋遷别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毁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髙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色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誨讓是以卒能濟其勲業天寳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遷靈武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年為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公八載遷右金

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為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為婚姻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韙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絶人事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陽天下驛騷朝廷旰食𦘕求虓闞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為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度支營田

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顔杲卿洎長史袁履謙殺禄山土門使李欽湊擒其心手髙邈何千年屬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杲卿履謙為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蹈藉於滹池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正

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
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公合勢南
收趙郡又敗之於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獲
萬計思明露髪跣足奔于愽陵窮蹙無計歸節於禄山
禄山大恐逆徒幾潰屬潼關不守肅宗理兵于靈武盡
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及景城河間之卒
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戸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
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克而

退公自賊逼城於東南角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徳二年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勲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户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絶我粮道衆咸請公簡精鋭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于百里之外公反斾而歸煙塵亘天諸將皆以

為賊軍大至遂南渡黄河公至則無見矣迺歸于太原

是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為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于汜水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懐恩懐恩中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遄至秋毫不敢犯公趣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强旅以至東京移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迴避公獨與麾下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

倒愁坂公至石橋命秉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公已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之患爾為逆虜我為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於汝手汝必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贄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

王殺獲畧盡贇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
心悸氣索烟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為戰者
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
是登城西向拜舞因歔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涙下
三年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
月攻拔懐州擒其偽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
懐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于邙山屬風雨晦
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懇讓

太尉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儀乘卭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將吏皆兇懼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臨淮城池卑陋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東寇躡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名田神功宴慰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

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隷於其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岫犄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戸通前後凡二千戸賜鐵劵名藏太廟仍圖畫於淩煙閣冬十一月上在陜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痢增劇公知不起使使賫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于徐州之官舍初將吏

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京中不得就養今為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哉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疋錢三千貫鬻麥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布為公製服庚申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絶終夕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宅敦喻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洎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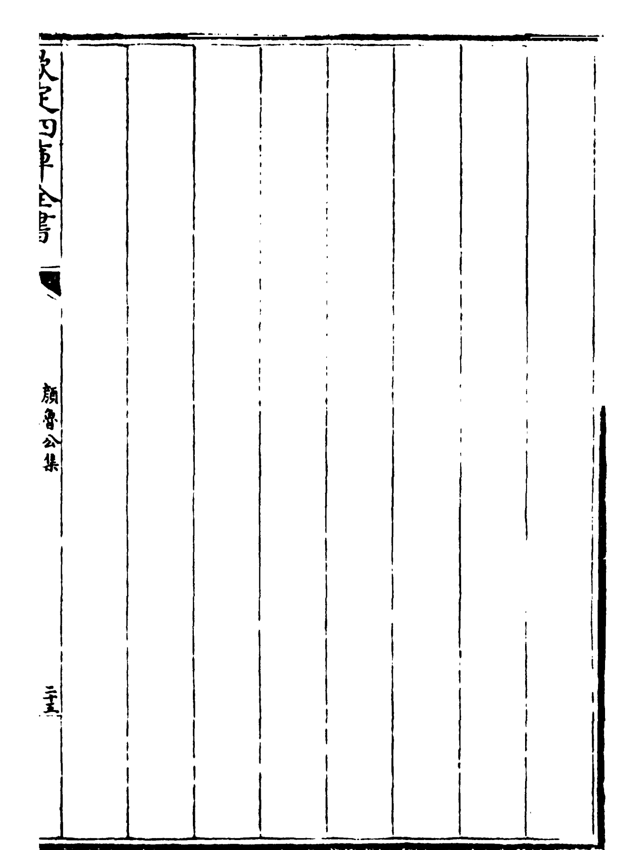
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聞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庚申泣而咨于王母虔窆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胡搆紛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鋭於恒定禄山息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罔冀破周贄於温汍擒太清於覃懷走史朝義叛渙之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瀛莫皆意出事外慮墜計中天下無贅旒

之患此皆公之力也公凡遵宜遵行仕至將軍洎弟光琰並不幸早世次曰先顏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畧見稱時輩季曰先進闕三字三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國公清識表微沉謀絶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仗鉞分閫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帥獨聞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耀君親入侍黼帷峨二貂乎泰階之上歸聯綵服損雙節於髙堂之下斯歎未究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并州同務烈於北

齊賀拔行臺與凡荆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義烈各懋勳庸而風樹寂寥偏隅隘陋比之我族事則不侔真卿昔守平原困於兇羯緊公莅止獲保餘生東帶與居空想北平之禮操觚論撰敢墜中郎之辭銘曰

羯胡猖狂俶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王維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困或弗臧出入忠孝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懷匡天子命公經營冀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節祿山震惶潼關匆帥

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鹵于襄應變如神兇徒靡亢介
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
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驤淮瀆鎮定徐土翱翔田蔚蠖
屈料瑒鷹揚不有神筭疇戡暴强弟兄同時秉鉞煌煌
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法座夕慶髙堂如何不辰慭
此百祥素輀反葬白驥踊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
致祭千官送喪生榮死哀身殁名揚渭水川上壇山路
旁唯餘豐碑突兀連岡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顏魯公集卷四

顔魯公集卷五

唐 顔真卿 撰

碑

河南府參軍贈祕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夫騏驥千里之足蹈於庭唐之内鴻鵠四海之志窘於墜滲之羽此倜儻奇偉之士所為嘆息者也取之於人在於郭君矣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也郭本虢叔之後

春秋洎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道冠人倫之目素絲作詠青溪招隱信為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䄵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澄皇朝朔方道大總管涇鄜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荆州都督謚曰忠曾祖其朝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贈鄭州刺史父虛已銀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劒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本道幷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君生

而聰明不為戲弄之事長而清峻罔雜綺紈之流辯對

則江夏之童志意則山東之妙大夫府君以其于氏之

出故幼名封奴嘉有應務之器故長字良宰蓋取待封

宰割之義也觀其言必顧行動必由禮讀書不取其糟

粕為仁罕忘於造次亦足以保其嘉名楚之正則漢之

臺卿乃其比也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韋陟揚

言於朝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後調集侍郎李

彭年嗟君所判足冠後生擢才子於公庭賀大夫於私

第美聲洋溢時莫與京授太常寺太祝加敬莅事陳信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詠潘河陽籍田之賦顔光禄明祀之作復見前賢之致矣無何改授河南府參軍天寶五載大夫總度瀘之師緊君奉循陔之養南中汚下遂得氣疾先大夫憐其寖劇命訪秦醫太夫人懼其不起繼自蜀至何神不禱靡藥不嘗依親自强望父增歎以天寶八載二月十八日終於安興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祕書丞嗚呼斯人不起子丕未識

亦可為長慟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絜矩之道文章
之絶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將培雄風𦤎白石憐乎
得二幾乎第一是以其疾即御醫坐門其亡即天使歸
贈陳師境上推以雨露之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萊之職
弔客多其文行操諫盡於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于
首陽鄉大塋之側君志也先大夫懿其天姿親疏行狀
敍其參玄之美歎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
門之慼伏滔受遇為人父也若斯祁奚至公其知子也

如此斯文未建頹山遂及太夫人東海于氏凌虛隧翼開緘悼心望汝絶歸來之期抱孫有無時之哭遂成刊刻之意以寄零落之哀銘曰

粲粲門子菲菲國香家傳玉樹人詠金相風流小褚才貌潘郎一經自達六義名揚聞于密啓寘此周行為子道備從親路長既銘絶壁亦奉垂堂霧露成病膏肓遂亡天向京兆墳歸洛陽江堙初流水毀寒霜茫茫蔓草蕭蕭白楊苦月墳上豐碑道傍披文相質誰不沾裳

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

臧公神道碑銘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彄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為氏僖哀二伯既納忠於魚㽷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迹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辭金飾之器縈緒奮陽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將軍祖寵皇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善德朝散大夫贈銀州

刺史咸務遠圖克開厥後錫胤之慶世祀宜哉公即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灑秀雅善騎射尤工尺牘沈静少言寛仁得衆奇謀冲邈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謹尒鄉黨毎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涖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畧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髙明有融者焉少以勲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繇是發名玄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鈒精佐理絜矩當官

朔漠不空邊隅用人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為節度使王晙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殲遽而紿之曰我為㵟懐恪敕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于時僕固懐恩父設之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刲羊以

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之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州悚慄疇敢不祗用為節度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薨于鄯城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故具官某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行適

謹勞效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
軍即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
禮也嗚呼公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懐亮以
方虎之才膺爪牙之任孔懐斯切致美則深七子游擊
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
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恍右衛左郎
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郎將靜邊
軍使贈祕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

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曾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彎虓闞之質而希讓識度弘遠器謀沉邃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緯裕冠於人倫勲勞懋於王室至德中今上為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寄加以篤睦羣從糺綏宗族吉凶瞻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尚

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年春三月贈魏州刺史
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詔曰
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世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
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侯魯國公瑊希讓
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勲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
已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
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齡悲於逝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
於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締構出有藩條之寄入多

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於斯為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既還特以功懋當代兄弟子姓勲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秉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迨于今玆繁衍彌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於他族者矣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為田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晩從大夫之後每接營寮之歡故公之世家竊備見聞敢

述遺烈將無媿辭銘曰
魯史褒者臧孫有之陳魚則諫納鼎以規殁貴言立時
稱聖為仁昭典墳智叶著龜世濟忠肅光光羽儀以至
夫公英明雄毅鶚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稜妙窮金
匱謀猷泉瀉翰墨風馳儒勇是兼勲庸以位介馳戎馬
猛奮虓虎絶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
身抗詞諤諤連柱精貫雲日氣雄征鼓狄人義激僕固
誠全耿漫窮裔隨降幾千野静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

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旋天子休之命侯開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令之邅幽扃是即十城玉折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趨奉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戚冠蓋族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東莞臧氏糺宗碑銘

德有三孝弟稱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終故興化所基則曰侯其在矣死喪相恤疇能亦莫吾聞鶺鴒於焉譬

急難常棣所以鼎趺葛紀宗綏族所貴因心誰其庶乎
吾見之於臧氏矣爰自伯禽國魯公子氏彄魚賂太諫
於僖哀言聖兩垂於文武朗陵會吳而滅蜀東郡感張
而絶衮建義而辭器歸髙奮筆而陽秋與直賢明之盛
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隋驃騎將軍府君諱滿滿生
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府君諱寵寵生銀青
光禄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諱善德咸懐忠良克
續徽烈古稱有後今見其然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

軍贈幽州大都督闕字三 懐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充平盧節度採訪兩蕃使懐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魏州刺史工部尚書懐恪皆行冠人倫才兼文武並時迭將為國虎臣朔漠之間峻風斯在其功庸志業各具三原縣先塋神道碑懐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將范陽節度經略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使希真殿中監朔方經略副使希賔原州長史監收副使

希朏銀青北平太守仍充軍使希逸懷亮五子曰勝州都督朔方節度副使敬廙金紫文安太守范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幽州經略副使敬之太常卿特進武州刺史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讓左監門將軍敬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宥州刺史希崇豐州别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驍衛中郎將贈太子賔客希恍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惛壯武將軍左威衛中郎將贈祕書監希景雲麾麟寧三州刺史左金吾將軍左街使贈

揚州大都督希晏魯國公希讓並稟訓義方丕崇閥閱

遭逢明盛備展材良能挺虓闞之姿闕三字舉蘊韜鈐之

略檢縱攸資糅蘭玉而輝映階庭畫隼熊而光聯旟軾

勲庸之盛當世無倫源長流深德盛祀遠開元天寶間宗

族之紆青紫佐麾幢者已數十百人迨乎今上當宁而

諸孫冠軍左羽林將軍贈太子詹事彥英忠武左清道

率瑗左清道率則少府監彥佺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殿

中監玠左金吾大將軍彥璟正議湖州長史隨並不幸

早世銀青棣州刺史瑜特進殿中監慈州刺史瑀特進

鴻臚卿均特進太常卿彥昭開府太常卿彥暠正議杭

州别駕巽銀青鴻臚少卿渙鴻臚卿顒朝散明州長史

叔獻少府監楚卿朝散台州司馬晉卿朝散洋州司馬

叔雅符寶郎齊卿涇陽縣尉雲卿左金吾衛長卿千牛

叔卿京兆府參軍叔清

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

銘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請大夫褒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唐書作名亨字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淨恬儉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閒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賓懸元年追贈左賛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

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德秀常著訛楚賦三篇中行
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
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
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第及
羯胡首亂逃難于猗玕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
陽玄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瀼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
弼拒史思明於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
名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二篇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

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於是思明挫衂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丘將吏感焉無不勇勵璽書頻降威望日隆時張瑾殺史翽於襄州遣使請罪君為聞奏特蒙嘉納乃真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遶洎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荊南有專殺者呂諲為節度使諲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

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鄜節度
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
誣湖南防禦使龎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
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
家及鄜卒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為賊所擒裴茂與來瑱
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
境内晏然今上登極節度使留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
不授遂歸養親特蒙襃奬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

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畧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于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為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為官乎遂見呼為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聱叟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為道州刺史州為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戸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

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以美之容
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軍入洞親自撫
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
大歴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管使
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正月朝京師
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
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二
子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十一月

壬寅虔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身重於今雖擁旌麾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於九天之上不為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翼太階不能感激為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偷也多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表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志業故吏大歷令劉豕江華令瞿令問故

將張滿趙温張協王進等感念舊恩送哭以終喪竭資鬻石願垂美以述誠真卿不敏常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盡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藎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忠率性方直秉心真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明允全德今之古人柰何清賢素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顔魯公集卷五